壺

天

錄

量 道錯綜有上杭街下杭街后洋裏田中街之名皆閱閱景悶點懷接頭 古來賴軒問俗所以觀民氣之盛衰民心之純駁也降至今日人口不 壺天錄卷中 排揚遜於泥上風味遠勝專中凡愛作狎邪遊者每樂道之更有指子 賞之賢仍非十數金不可定情後乘與而往毋復携貲年終黨結而已 而青樓著名者如金秀家金雀家等亦列屋璣居其中焉其妓之冠時 省城南隅十里許日南台烟戶繁盛茶行鱗次洋學商人集質於此街 者則莫盛於平康之里此中虛觀以滬上為最而閩省則亦亞焉聞閩 古世道日下而爭妍鬥媚顏風敗俗使少年子弟踰閑蕩檢傾貲喪家 者呼爲白次者爲黑即上海長三么二之稱惟初次合獻資須訂三鋪 多者八九十金或六七十金不等至少須二三十金其他經頭之贈焗 F ķ 关于 准陰百 [ 居士著

送官員之時坐舫中皆有艇孆媚態百出亦往往有迷戀其中者故惟 之若騖者亦嗜好不同至於西門外洪山橋地雕僻陋春色仍包每迎 邪淫則其弊不可勝言金匱有已故善士余廣文治會脂庶幾堂今樂 此被靡之會而欲其翻然敗也難矣孽海茫茫不知沈濁多少矣此有 心世道者所爲隱憂也 班數處與白面效家相距四五里而遙此隨彼界嚴劃鳩溝有金玉堂 **辟形容监繆或歌或舞足可移人心志嗣因發用不充屬樂已久原本** 衣冠倭孟战易動人而淫戲靡靡有聲有色能使女德之貞帶者轉入 不欲行樂則已茍欲尋芳花天酒地何處無之噓淫風盛則世風降當 多入堂中紳買娛心則居家內條各堂能語官話各家皆傑士音其超 玉福堂名目各立門戶爭妍取憐亦可以叙幽情舒逸志也宦場遭典 二十八種大率搜羅古今善惡果報塡成詞曲夢幼童教演成班登場

£

住自俠 **沁**人心意者當不知若何鼓舞矣革澆風成善俗於此見一斑 等劇何嘗不報應昭然特習慣了不覺其動人耳一旦以新曲易之其 有某般撰書法本不冠時大魁後聲譽竟起體弱多病頗於執管而踵 **葭 葬 之 誼** 欲得其尺楮寸箋以爲閭里光若再得攀附牽扯或託累世之交或附 庸人俗耳見當世富貴崇高聲名赫赫者莫不震而驚之仰而慕之皆 至樓上樓下足履皆滿同聲贊歎夫所謂戲者不過娛人意耳命意旣 於滬上戲園各頒一部促即演習登場以資觀感聞天仙茶園先成一 **鼩名日魁星现是鼩節目繁多增以燈彩愈加新奇可賞於是觀者鬨** 散失江浙善士廣爲搜求始得見廬山眞面付諸手民壽諸梨寮曲語 新穎並可增以燈彩荷得妙伶扮演足為耳目一新庚辰仲夏上海道 人意平日热視之戲如烏盆計伐子都趙家樓大香山洛腸橋 則無不津津述之謂足以炫耀榮施也噫俗之陋也甚矣近

者有充間官陪審 門 各檀其勝銨錄之以見一斑晏戲甚夥首演賴婚控官有充原告被告 以戲得名者前 戲雜劇以及走索吞劍者蓋不可勝紀而以與西戲較則遜焉西士之 中國戲法由來已久衣短優孟音曲繞梁此固可豁目娛耳也至如手 談者人哂其鄙吾猶取其愚而直也 **畫特未出路口耳哂之則以五十步而笑百步矣雖然人之能侃侃而** 定款目昂其值不却而却之法也乃仍有一便面而酬二金者一 同出或唱 晒之噫此亦何足 而酬八金者詢其由則日書法猶其次難其以弟字署歘耳聞者莫不 日無停趾於是霧一妙策仿板橋老人爲某禪師定畫竹之 形狀不 則有晏打臣後則有夏思美夫婦戲 晒哉世人勢利之見相習成風大率於紗帽下求書 者原告先出次陪審次問官末乃四婦 問官怒碎其卷下公座與陪審 亦相仿手 及 人與被告 兩造混開 法靈敏 楹聯 例

婦人乃於公座前上牽四黄繩下縛間官間官儼似小丑移時乃罷 洋風景始而一 上下火光齊劍臺之後雙帘條開火明帘上急覘之則西畫一幅繪 而並去其左手之木則全身橫於空中忽而女自空中下向客作告辭 以空箱一鎖其上包之縶之單以帳引西女坐其內恍忽聞已失西女 裝內取出雞卵十數枚不知其何時置之也取一破璃盃置灰其中外 是而下乃演雜技布袋四束旣方且正觀者屬目空空如也不移時於 見長天連水一色運涵製輪丹或遠或近海濱房屋樹木級選而來層 狀而入一西女登臺奏細樂桌底縣明燈宮洞無物人悉見之忽爾臺 迫啓箱而女在焉引一美女置之几上左右支兩木忽而去其几屹立 不動忽而去其右手之木仍屹立如故忽而橫其身作美人春睡狀忽 錄 輪船徐徐而過篷帆人物歷歷如生繼則畫幅收藏但 / 卷中

欠伸而 而袋 足球隨足滾初尚繞場而滾嗣乃於桌上置木板厚寸許長約三尺平 竟無有爲皆技之可觀也其尤奇者有拋球之戲球大如楊桧高二尺 之口中則針皆穿於線焉以一袋裝其婦쌺緘其口俄而女自袋中出 **硷有詞抱女横臥又去一棍女遂如列子御風移時術士畫一符女乃 倏如劍俠倏如武將倏如魔嫗燈光亦青黃紅緑變幻不一** 服類黃冠以手向女而畫諸符訣女昏然若睡以兩棍撐其臂立而足 有奇中實以圓木外包以棉花又加以布 一四人立球止定其上 购其 縣於虛任術士之曲伸無不如志繼去一棍雜取衣飾互換倏如天仙 有黑風吹海立之勢爲旣罷諸燈乃復明又一美女偕術士出 **水井然遠而 望之且 忘其為畫矣終又繪一輪船遭風狀電光閃爍大** 口 醒焉他如 封如故焉以一筐柄一人刀刺其腹俄而人已立豪旁而筐中 **咽以棉絮探之喉中則已綿綿如帶焉吞以針線出** 術士乃念 術士衣

置桌上兩項皆為球上人曠球近板旁人斜:置其板一頭著地球即線 夏紫之置臺上有侍者出磁盆盆中蛋三枚夏取一置待者頂上 鳥納錦中手持長劍匐然一聲鳥已立劍尖飛舞矣客有金戒指二枚 館一學忽有數英容鳥出於龍中使之放炮過橋作酒種跳戲嗣以一 球盆中取花等戲猶人人能之也若所謂最奇者懸一空籠於檯前洋 再属一時間數十盤靡不躡穿而紙已悉破矣夏戲亦不一致風中變 上周圍縣以竹圈糊以薄紙徑約三尺當飛馳迅疾之際如忽跟起飛 國男人與之前驅繼而男女各翹一足立馬背掃向而斜數園布幔梁 有鐵圈之戲一西方美人腰如弱柳立足於馬背而疾馳焉又有一 板而上既而液至板中板如天平人又曬球,倒退板又斜起如是者不 身體圈旣穿復飛身下追及騎仍一足立馬背而:聰丏男亦如之再接 一其自下而上也人皆背立往來用足魯不用。手足力淘純熟至矣又 西

笑自者矣戲旣堪夏乃令其婦鼓琴已則擊雲板以和板如 水仍在二盏內左紅右白岩涇渭之不相滑也臺上設緑紗長單 [ **將水併注於中分置三處育水者在中兩盞分於左右各單以辭出紙** 然木箱爲乃取箱開看則箱中有箱連取八九隻最後」小箱僅二十 條丈餘燈於幕上似帶之聯騎者旋剪斷之迫揭幕觀之則中蓋已空 餘夏君付店客啓之則表固在內也兩玻璃蓋分貯紅白水叉一次蓋 作驚疑狀而拆開之紅紙固落於臺前板上不轉瞬而 紅紙之下叉儼 箱上繼取紅色紙兩張包於紙外付座客拆視則空空焉客大駭夏故 强忽由侍者口中吐出取客帽 一以戒指納之幾以蛋汁 少頃取出則 夏槐鎗至墨前砰然一绺盛上褐阜而娟则不见已在對面慢與夏言 戒指各有物質之矣又向座客取一表一巾以巾包表置於右首之木 中國 具

Đ 自來禁娼之法往往失之嚴厲然亦不過由此驅彼以鄰國爲壑耳良 幸吾正以不見爲幸也嗚呼觀於此可以知世變矣 出墨也雪貌花膚與燈光相耀映足以娛目也及其奏樂也應絃合節 施鹃事也其略日自來名妓之蘋嬌必占湖山之勝地眉黛分烟嵐之 躬而復入於是冶遊者率皆窒窒而去爲基人因作禁效新法記亦風 非善法也如制軍沈文肅公新法所謂不禁回禁者其禁自胂以秦淮 極變幻雌日戲耳而彈機無為之風不相效而漸於澌滅乎以得見為 夸技淫巧足以荡心古聖之垂 是戒也豈偶然哉今則以技巧爲工窮 如絲樹之雙聲又足以娛耳也游滬者得未曾有無不數觀止矣要之 而其婦之琴聲與之相和聲大而宏不啻雲和夫人之絶關也故當其 **饠但多至數十面形如方桌其聲淵淵若裂金石由徐而疾音響鏗然** F 氽 11.76 E,

**岩明申體例別出心裁漫賦長門只許側身而入礎留矮屋離默昻首** 令甲請購駕此燕珠乖忙**父之慈雲而打鴨騰鴛尤愧召公之陰雨**不 乎此豸娟娟筦庭花之無主于懷渺渺念獄艸之旋生爱以良辰特懸 靡麗旋聞珠市效鄭國之荒淫粉俗脂窟何以處此風行雷厲豈其然 有洞春色撩人卒致避債無臺秋情屬我也制軍初入金陵賭案淮之 作偷遊之計徑以關而睢知貪爲避面之國情以深而難割所以迷香 遊客不妨駐足然而小家碧玉豈少淸狂 況復大道狹斜頓成虛語或 **豬厚其墙垣不製藏春之塢入此室處幾疑銷夏之灣名流於此怡情 女争妍白玉堂前孀娃鬥靡花明錦暲擬遊韞之清談柳鎮紗聰增元** 機之綺思盖規規乎瑧梁燕宿鏡艦鸞栖矣下此者詹牙密布橋齒平 秀眼 波剪秋水之胂芳名播於 一時艷迹傳於累穫否則興珠簾底姹 來雜之於闡斷之中目尤共視示之以倂懷之及心本無他特建業

壺 自來武暴之夫効死疆傷身沒而名自形其死也正若既倖歸牖下正 緒辛己歲緣與貢生吳廷謙有險誣以行槍拘繫宅中橫加毆馬衣冠 宜優旃林泉一洗驕橫之習以保首領此計之至得者也乃復怙惡不 遊者又雖肯以職局七尺之軀低首下心至於此極哉孽海廻觸迷津 城中興傳播體而春申江上宋觀明文成待收絃若雅毋庸戀舊倚眞 闖乃 領屍帽要某氏頗有條理凡交換餽贈獎儀親密者受之疏逖者 怒下正法之旨於其舊部概無牽涉此國家用法之公也世忠旣誅眷 嗣因稔惡多端朝廷革去提督亦可以懲創萬一矣不意兇暴如故光 **懷顧昭刑戮身喪名裂如李世忠者可戒焉按世忠以戰功拵権提督 發筏良法美意莫蕾於此格而不行惜哉** 易轍遊人最喜翻新厥後是法因循末果倘遂遵而行之縱極好狎邪 士庶咸爲如西由此以推其惡跡概可知矣皖撫裕中丞奏上朝廷震 天脉与卷中

懷刑之道君子是憂賤貨之學賢者是勉若貨至於黷而遂膺大辟之 老牖下而不保首領乎狼子野心不至僱於法不止亦彼之乖氣致戾 **豈料止做個半截絕人又一聨云也曾數力中原方期示贖前愆功收** 論首聯云曾文正保無異志也算遇着了一生知已英果敏煞費奖心 在世忠積惡累及妻拏則不足憐也時有戚友贈挽聯二誠爲的切之 稟懇豬中丞移咨豫撫飭該屬邑宰禁凌狐寡綢穆至計固可憐矣然 却之腕省房產統歸於河南會館扶柩回里且恐罪人妻孥肆相欺侮 耳而凡為武暴之夫者當格外警懼矣 固 刑試問貨何在乎徒賤其命耳如同治庚午總兵周東與被誅一事可 懼已按東興以軍功権記名總兵發甘肅差遣其時大軍楊金積逆巢 **簣偶爾關心外侮詐料釀成巨獄星懙三更嗚呼世忠以橫暴僱法** |非死於法也實死於一已之玩法耳苟不玩法加以戒懼亦何致終

壺 壯士赳 語監斬 左右顧貧有親故至者託身後事也既出壁門乃握監 **出壁門外北向設香案爐篆裊裊監斬官肅立案西三丈許鋪** 諭以罪當死東與始號哭乞戍新疆効力贖罪爵相曰正法之旨下矣 死間出 未下呼庚孔棘左衛相极赴中街設局採之中衛密運監返以孤 何効力贖罪之有叱左右引出東興攀柱號哭堅不肯行左右强牽之 **婪贼盈萬得實不誣事間得旨依軍法東與時縣平原獄尚不自知當** 矣旣得錢窮極奢愁靡惡不爲民困甚相率走平原控督轅檄至對簿 民不欲則令返價而獻蒙金如所給命之曰賠頭錢是可忍也他 守歷年未稻四境蹂躏子遺生氣奄奄矣東典至按戶派買給以半價 赳 者促盜關謝恩東與不得已逡巡九頓首說旣起立仍向 與親故談讌如常舒相盛陳儀仗高坐虎帳中召東與跪 鍁 明刀耀目一時觀者紛登壁上東與踽踽獨出足不得前數 斬 者手 Ĺ 紅氍 泣 揮下 城墨 미 毺 且 知

他非所計也至於以清廉自矢不必賺錢語之者則多目爲 可畏 頭書然 仕宦 一途古人以爲幹 功立業治世治民之具今人則以之糊口赡家 公持 以燕伐燕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爲厲也亦宜陽譴如彼陰觸如此 首何在乎可發人警省矣且中衛民之控東與也聞亦有慫恿發之者 無可以哀矜者惟創此名目以斂財即授此名目以授首究之財何 者泣語不休監斬促之始不得已徐徐就氍毺跪甫跪壯士持刀一 作囈語呼東與不休不一片嘔血死矣東與死固矣然以譌如訐之則 則東與僚友縣丞劉萬如也萬如之惡亞於東與其慫恿攻發者非 **叛官人雖**不重而 正也以分贓不均而又妬姦爭妓也東與旣誅翦如遂患心疾時 **云身丈許矣賠頭二字乃驗於此顧不奇哉夫東典罪貫盈矣** 一言則 म् 取 者 如胥門某姓者是也某家本般 痴矣近有 揮

**吆喝周巡迴廊獲道日以爲常且大傷賞故俸從聚爲之役人皆以痴** 裁邏歸里無業可食懦弱者或成俄李强暴者經而走險職成叛逆之 小醜跳梁黃池弄兵原屬常有之事然要皆彊臣有以逼迫之武夫宣 爲官之錮弊也故舉之以削世 官呼之一日有戚串見之調其父母日作官所以聊鐘也今若是痴則 勃發眠夢思想即成瘋癲症其發時頂冠束帶命僕從昇以竹椅持竿 母以獨子甚變之讀舊十年胸無點墨乃爲援例納聚得雖職某官典 事誅共罪不可追原其始情質可哀如李楊材一專可鑒爲李楊材者 力行間疆場效死承本而後徒博頭銜之虛名竟無職守之汎地甚至 不得爲官也官而賠錢是妳於官者也雖妳而狀不失爲官也子如多 不謬矣某於是反唇駁之日不然官而賺錢是痴於鏡者也雖不痴而 **膏當以官治之嗚呼今天下豈有妳於官而不瞭顧者哉如某之膏實** / 卷中

部下又不許中心怏怏進無可効退無數畝自安於是有岨髯客自生 又署海崂坳副將楊材一勇夫耳祿位尊顯亦可謂不負其功矣無何 粤四提督馮 公子材管投劾討賊馮 公時扼兵鎮江試其勇命為五十 兄便遊學不聽藥而習武時江南髮逆區踞金陵揚材附爲後投誠於 是證悉馮公上其功累證記名總兵得後勇巴圖督名號發封三代嗣 南黝鼠逆楊材以偏神隨營恢復數十城迭著戰功安南地土民情於 餘黨竄八越南官軍與越南會勦根株未除將十洲一隅租稅割畀之 **司蘇省奏凱馮公赴柳州任揚材侍之不去洎馮公勳左右江及援安** 而裁汰之議起例應歸田楊材乞留西撫標下不之許復乞敗練專督 夫長專守南門楊材結其衆以**恩衆心感賊屢攻屢却叙全城功糧都** 扶餘之見不忍老死牖下戊寅秋遂由粤西伎安南矣先是裻逆旣平 東合浦人或日露山人狀貌魁梧膂力過人聞人談兵術靱樂之父 声 謂不至矣乃有狂寇燧及藩封閣下總制南方允宜與殲渠散脅之師 覆我郡邑縱橫我畎畝煽惑我民人震驚我社稷下邦恭順天朝不可 致書粤督求代奏其略日轄下革弁李楊材無端起衅撓亂我邊陲傾 破太原之龍眼洞洞固險要重鎮也越南有總制七省黃經晷的劉 扶弱鋤强之舉朝旨命提督馮子材勳辦恐未獲迅爲瀉平且當日黃 而越京之勢益急而楊材之氣益張越京一吸宗社邱墟國王乃星夜 安置家屬已乃迫東京總督辦米糧火藥總督恐受蹂躏從之嗣又攻 特基揚材復得覃四姊所守水師老巢名水簾洞外濱大海內皆沃壤 伸自征其和秘十败年海內亡命者視為道逃數聚集五萬分為黃黑 赴後連敗積海拿東北有泰梧連城皆爲楊材所据海拿距東京不遠 怒命軍門馮子材勦辦以楊材係其海部也而越南國向無兵備驚惶 二旗至是與楊材合肆出騷擾所向披靡專督劉峴莊上其事朝廷震 ¥ 涂 され t

深脊密堅領県壘李逆股匪恃險貧暢馮丞親臨矢石肩受重傷士卒 **連等六百餘人李之燄於是大殺已卯三月中旬馮公督率連克左會 權枯馮遼將弁於左祿左大等處先後招出李逆養子羅來貴並陳有** 抑知馮之慷慨與師兵精將銳出關時固暫不兩立乎先蹵奪人拉朽 **交鋒如僕個懷恩之於汾陽王避不見面人謂馮與李有師生誼故耳** 十洲不出李勢少狐馮公督兵進勵駐太原府李將校問風解散並不 所幸黃黑旂黨葉成林先爲學省大憲招撫已願投誠觀銘徘徊僅守 那飛攤頭湖口等處邁近者岩者岩前有長湖圍繞後有崇山壁立林 未知兵板鴻之憂無時或釋將鑒前車思安版字故懇據情上奏請旨 旗匪黨寬南之時非馮公勒辦乎何以餘孽蔓延未已也下邦孱弱民 鎮速伏斧鉞之誅南民立解倒懸之苦云云然而秦廷雖哭漢將難飛 **伤直綠督李肅毅伯或飭陝甘督左恪靖侯星馳南下督辦軍政庶叛** 4

榮垂二十年亦當韻初念不及此乃以不得志於官故智復換旣欲以 其母以終天年要之皆就擒也典刑既正傳首示衆於是越南之地鋒 請李戮其屍以正其當日不能極言之罪怕乎巢穴已失李逆潰氣潛 逃至一村名土瓜者倉皇投宿村人疑而詢之李乃吐實當爲村人及 南某將軍叉扼其進取之地首尾受敵當者岩被圍時乙已自裁避害 用命四月四日克復者岩毁大小堅巢百餘座斬獲不可勝計生構偽 煙無醫矣使李逆果有自知之明於縱橫臺盜中而束身歸命住宦尊 遊篇爾 切痛心乃於九月初旬自投馮公營請領 蹈科賞與一萬兩赌 **颐料管弁料執解管報功或云李逆知情罪 重大無偷生理念老母陷 変甲乙二人當初亂時乙曾言越南必無所成馮公出關阻其後路越** 後昌十二字惟李逆遠逸搜緝不發將窮其巢而焚之李逆素有心腹 元帥鎮萬新並李逆妻簽僞王印一顆中銷奉天承命皇圖鞏固帝道 銯 ▼ 卷中

民之功而以一心爲田者種福之地暗滋德澤培善根也廣施恩波沃 古人於養樹得養人術種無不獲此田之自然利也故以人情爲田養 之三多之祝其必然矣推此而凡爲善舉者皆心田之種福者也賴紳 位越南 越南為安身立命處鋒銳所指直逼東京馮公之旆未抵南郊彼已正 心苗也日省其舊死力鋤其非種而心中穀種艸中善禾滋養而發育 非自取覆宗滅族之道也哉 逆之誅至於糧盐援絶釜中之魚籠中之鳥此必然矣嗟乎如李逆者 能說書至十回八回不等聽者喜其分門別類異曲同工趨之若勢由 則尤難蘇那有評話詞客每歲臘月間擇寬敞書塲按名集賢各奏聞 士夫家累素封其力行善舉者猶非難事至以糊口之資作善舉之費 歲杪約二十日得錢可二三百千概不入囊周恤同行孤兒寡 以臣服中朝為詞此猶為計之得也詎料不規全勢而馭干飯

婦藉致度歲行已多年歲以爲常按彈詞薄技耳而好善不倦之心直

彈詞必之

與縮純士夫相為而其心為尤苦廣種福田所謂一樹百獲者當於此

嗣有一婦葬至其處詢之以洗衣遺失即將原物交遺謝以錢不受日 矣一日於接官亭指水見歇岸銀鐲一雙知係他人遺失者外守不去 謂其有古風焉洞庭東山某甲家居蘇堰塘,宋為菜自食其力蓋已久 之甲益重其義次日購布掛布袍各一襲贈之水感其意厚始領受咸 仍復包好秘存之未幾甲憶而來索水以原物:歸趙某處甚謝以英餅 倩拆字旣去遺一手巾包於几水啓視之則**金.戒指四青錢五六十**枚 面家本素封以運氣蹇劣家產耗盡遂以此技糊口一日有寍波人某 不拾遺金古人以為高幾近亦有師其義者滬上;有水某者精拆字相 二水日若來拆字增我生意自應奉還不當與、拾遺同又何德焉力却 天 錄 医 卷中

汲焉有某甲失業索道迫甚擬實子女以抵其隣陸城至於何何間而 紹與何君世義買設染肄於滬上少有蓄資以好善期。明濟人急尤汲 乃有此無孝之德是又爲非常之人瑞矣舞句舞象者獨願粉絲以事 稱異之噫安貧知命君子之風不圖於技藝微賤中,得之至年未成童 而後去按道子余姓年位十三齡母織師道牧牛枕戶旣廉且孝當時 乃曰余母病無以奉晨昏必欲貺請避甘旨可也。獨於是偕多儀贈之 村重獨立簷下呼翁翁未遑答呼之再四翁告以故童子取原物還翁 闆已卯中元節社會繁華行人擁塞某老翁途經吳超坊遭夫手巾包 日子於此聞拾得者慎携之勿更還也翁感憿酬以兩洋蚨不受固與 若愛財何必還壁窮人得非義財百文便致不安曷若安貧爲愈也蘇 枚內強金飾數件係為孫女于歸購兌者輾轉等覓焦灼萬分忽有

THE PERSON NAMED IN

**惻然往詢某甲生有幾子以一變對年十一矣何日宗祧所聽安可出** 波直下王固一小舟耳将碰石曲霎時粉碎王條得 | 漁舟上岸見向 赴召伯鎮船抵六閘口風浪大作上游一豆船大載數百鈞旣斷穩衝 無要子棒牘趙公此外遂罕見之蓋爲某寺僧寫經自食爲一日以事 **廿泉縣吏王某年三十餘矣家綦貧性甚傲於人無稱貸雖懸磬斷炊** 也誰其副之荀如何君吾願辦香奉之 杜陟詩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頭此奢願也亦極量 之施兼具仁厚世宙茫茫如某甲者不知凡幾安得盡遇何君其人哉 即來領不汝斯也甲涕客婦角遂如約何君既完其嗣又清其逋慄 錢若干可回持去男掳之去立約毋再賣女暫留養爲寄女果欲其歸 此中日是亦得已而不能已者不然何以對人何慰藉良厚且云汝需 口不言貧居恆以鐵漢自詡視富家翁蔑如也父母早謝世孑然一身 一卷中

子睢育是一死而與三人俱亡也奈何婦日所賣敵是但今不死貧病 將投清流陳邁通此慘視婦狀詢知其由惻然日爾果死爾夫睢恃爾 舉家待路謀欲出傭又以痾夫無託萬慮攢心思覓短見含淚赴河于 四 推王好善之心即不遇鼠而亦必有杨其難者乃遇鼠而知行善之中 **蠻山縣陳某以為善而得延年者也答有為余言其事甚詳陳居吳淞 快至一店極力灌治之王旣甦視之乃前日所敕之簠也此店爲童舅** 舟復遇 呼校此童者以是作謝漁舟又急枚之得無恙後王又渡江將出瓜洲 所 愈有奇應矣较人者恆自枚人亦何在而不可行善耶 氏所設來甫二日而即遇此事豈非天道甚巧使本人自為報施哉然 鄉 共坐之幼童歲甫十四載沈載浮命在呼吸急出腰間洋蚨三枚大 ,其東鄉有農人婦生子三歲夫患劇疾衣器付典庫假貸偏親族 風而覆王飄浮水面勢將就殆忽岸上一人大呼出重貨枚起

**甲間何在則日吳松之西鄉陳某者是也夫婦泣而往入門皆不相識** 常歉於 心逢人說項欲跡其人 一日忽有人至日汝家恩人死矣盍往 願相贈爾取歸購織布疋暫度晨昏夫病痊即謀生計勿輕生也婦叩 然起日若奚來不意往歲區區之贈活若 三命陰曹延壽 ] 紀故得返 待人厚素精歧黄踵門求治者無處日酬資悉不較難冒風雨必步行 陸殿撰潤庠姑蘇人祖居閻門內父封翁字九初承積善家風處已儉 厚報未徼即謂天道無據其亦思陳某之爲何如也 影響孰謂冥冥中無感應耶彼徒博施濟之名而未敕人於呼吸之地 於是悲者喜用者賀噴噴稱頌蓋善無大小莫如濟急獲報之速捷于 撫屍大痛陳家方詰由來屍忽微動少頃蘇日余回陽矣見農夫婦變 篇如陳所教夫病亦渐愈悉其故深恨忙迫之際姓氏末間夫若婦 天 銯

**益迫亦無生理不如先死爲愈陳再三勸慰日吾携有洋一元米一斗** 

之顯楊而不思封翁之積德是逐其末而失其本也 **連翩直上高棳巍科於是封爾之曹益彰易曰積奪之家必有餘慶語** 年於兹矣每遇有懸絕未葬必勸安厝且助資費里中病者以生亡者 爲整衣履日贈數十文游資方容無所用但見靑蛙뼇買而投諸河蓋 以安不知凡幾封爾隱行其志不求人知乃其其之中報施獨厚殷撰 以診貧乏者則送診施藥遠近皆然見善必爲皇皇然如弗及蓋數十 瓦缶因坐焉已而死命消復思歸計舉足一觸坐器順碎腳而視之則 欲以一死謝姪白楊蕭瑟藏塚纍然時足力倦甚鑄憇息所見有礙屍 善日積而貧日甚矣姪咁其愚方怫然怒竟去恫帽獨行出城里許計 **靱購水族放生枵腹終日欣然也姪某股京果肆於城中憐其老而貧** 木工方姓失其名上海人中年妻子喪暫不娶喜茄素儉嗇甚至有錢 云欲高門第須爲善我有兒孫要讀會人可不知所法乎彼徒艷殿撰

臣 艸中有骷髏 **獲意外之財者蓋不一其倫矣金陵東鄉姚某家綦貧而性好善往** 掩骼埋骨善之大者也固有得報於他 其迁者但怡然受之某歲二月初雨雪嚴寒視歲入山拾柴煨火見枯 曾有被盗劫害之屍不加詳察亦為掩焉雖遭醫累趙無悔心人有笑 拂鋤荷插遍陟山嶺霓骸骨之暴露者掩而埋之歲以爲常生計益窘 哉甚哉善念之不可少也 滿其中者皆濺鏹也遂携歸密置之而放生之事日益數倍 冥漠中自有理在姪荷漠然於方魯未顧恤礙與恐屬他人姪焉能有 不在乎殿礖天旣以之與方方復以扶養之故而還諸其姪報施之 疾自知將死乃命姪管身後事前以與 「泥膠固堅築許久甫及至二尺深忽露 F Ŷ 一具氷雪凝結例然 经日 不忍急歸覓鋤而 日者 **甕某意甕內如無骸骨** 亦有隨其掩埋之時而即 往即於其穷抵坎 日有微 往 巧

也乙 做居一 有金掘之可得乙以告甲甲不之信こ乃獨持畚鋤啓磚挖土且要甲 以 知乙自分金後邁思病數月未愈想所以懲其貪心也又金陵漢西門 露出 且駭曰一波未平一波復生鬼之弄人乃至此乎違欲掩蓋甕口缺處 権之

現

控

而

乗

之

者

手

乃

拾

骨

握

於

後

間

力

啓

土

忽

聞

整

然

有

整

甲 不能負乃與甲共絕而出以爲金在甕中矣啓視之則纍纍然皆白骨 日若獲金無染指也甲語之乙經營竟日於非底得 可用以碱骨乃將浮土揮去則粲然白鐵滿焉欣喜過蛇以銀置筐 城脚舊三聖厖兵燹後僅存基址某僧拄錫於此掃除瓦礫結茅其上 一罎裝骷髏自此衣食裕如成小康矣又婁門外甲乙二人同業木匠 怒甚碎甕中骨將欲投之溷中甲心惻然曰不可暴露骨殖猶 白銀 一室室有貿井甲欲疏溶便汲久為乙阻一夕乙夢人謂之日井 £ 乃取銀埋骨甲與乙瓜分乙欲加益彼 小争 **巍塞以巨石力** 執遂使隣里咸

虚 爲善而必期獲福其心先僞矣追言美報況妄意求財亦焉有不得禍 募助布施正殿三架繚墙四園於是草創成功矣其他尚缺如也殿中 乎故類記之楊郡東關外河口爲南北碼頭佔客帆橋畢集水急溜而 天必從而報之與作善降祥捷如影嚮天下之怙惡不悛者果何爲也 棺殮葬於高原金銀珠寶僧乃擇其尤者取之二土人亦分給焉之|| 擬錦設方磚地勢不平观二土人創平之至殿之左隅一鋤甫下突現 事者事不同而掩骼則同而得獲意外之資也則亦同謂非一念之善 **游磚一塊衣扣玉帶金銀珠箕蟆蟆焉僧及二土人見之鶯喜僧乃市** 取骸骨重臟梢木另葬棺蓋旣啓顚倒兩屍赫然未動面目如生且皆 土去棺蓋畢露始知柩已朽腐屍身已見萬難遷移矣不得已定計檢 衣繡金紅袍戴王者冠蓋髮遊之渠魁死於圍城內者也兩屍各枕黑 屍相一角僧意亂時藁葬於此旣在殿中勢必遷葬高原於心甫安比 天 錄 医卷中 十 五

春 與君以助君之樂善好施子其勿辭祭大不可力却之少年日無已必 直隸助赈旣被盜而後珠還皆君之力君明見竊贓不息自取直言相 於雪中安置一物盍覘之往視則原物具在携而去崇旣歸船中人復 見二人倉皇急走一奔而南一奔而北南去者灣腰藏一物雪堆中乃 鮮左岸有崇姓者開廢店好善而 勤晚設 三燈悉心照料徹夜不滅某 **崖岸高黑夜經過一不經意或竟蹈被浪中好善者沿岸設燈受惠非** 告廉介人也汎深夜風雪檢點路燈尤為力菲不修全將收回銀分半 中被竊銀千餘兩故急追耳崇云頃見有二人竄逸已遠颺矣但見其 **竄入小 船舶內崇正疑訝即有四五人呼噪追逐而來詢之則云吾舟** 以零數相贈乃可遂取而投諸懷崇不得已受之此見財不生欲羡而 返曳崇至舟中般然接見者則一華服少年也云吾奉父命携重貲赴 初一夜太雨雪風盆烈崇慮東路一燈風口易滅攜燈踏雪而 往忽

轉以發厚贈亦好善之報也若夫一意求財財固未得而且以得職者 壶 則如金陵某甲可饑焉某甲向以織欄杆爲業時運舛錯虧折彌多輾 轉無聊聞有推測星命之瞽者過其門遂以八字流年令彼推之瞽者 視則當票一紙計所當子母數千缺贖出復售亦大有贏餘也歸以告 己外患猶不能弭況非禮非義之財乎人徒羡崇某之得財而不思所 於是某之臟皆謂爲瞽者所給不知實某甲妄念招之耳平時安分守 **隣人方敷贖用不意此票係某宦宅被竊贓物正嚴緝賊適某甲持票** 妻相與狂喜以爲瞽者之言果驗矣乃將素存欄杆減值售去並乞貸 分逐月四出圖求迄無一得豪與漸開一日於路旁草際拾一紙包檢 言審問財運旺吉但須在外營謀若枯坐家園終失機會某甲欣喜非 以得財之故是欲飲水而不溶其源也烏乎可 而往扭執有司追其餘贓某雖百口分辯無可取信點累半載乃得釋 銯

為三一埋於家以其二人哪埋於山兄知之勸弟以金成家半置田產 乏人有某弟昆二人类成衣一日弟服甚亦往挖之得金二十七觔分 横財者乎得之而成富室者百無一二隨得而隨失者則比比然也各 半作娶婦營屋計且 云此天所賜斷 不分潤抱璞以 終亦何爲者弟深 有自辰州來者云大四小西兩山多產金銀居民以潤金餬口者質 人生一飲一啄自有前定經營畢世曾不能稍有積語者命資耳况為 謂然發家所鷞則非金非銀非銅色靑黑不知何物大異之及再掘 中金甕則已失所在矣覓之無跡懊惱喪心狂疾以死同時有五人亦 當櫃茶博士以碍進出促令稍側婦則以竹杖亂擊給蚨數十始曳杖 南昌某丐事也丐日行市中婦尾隨之强橫特甚一日入某茶肆立於 挖得残金一碗按股均分未幾皆變色已非金矣又有窖金化水者 去人成議肆主之懦不知其固與同族也初丐有兄弟三人父母仔時 則

異鍾惟喪無已是三人者皆命之不足享此財也隨得隨失戲幻膩 業皆授室合力耕作衣食頗裕丐因治閒遇得金告諸婦婦白吾家未 故流落至此云又有銀變泥沙者則寗波鍾某也室有一妻子已授室 懊恨而返赤手之空漸將凍餒家族鄰里久而始知皆鄙其見利忘義 為富家翁可獨具矣不意輟土開發視向之金纍纍者則一水汪汪耳 須有減折不意與銀樓易洋蚨銀樓主入冶爐館化忽變泥沙泉目數 逆甫平時於 蹌得絹衫 一襲內有舊銀 | 塊其大如升不辨當髮何物 願不取事末翁姑以其慷慨如其言析之事既成丐與婦欣然往發以 析產取金歸則公分矣曷若促分居而後取之乎於是夫婦詬誶夜至 始猶稍緩繼乃加甚父母驚異婦乃直言分爨且願伯惄闆分家產自 角特質典肆果得價歸而權之重約二百兩以示諸人皆云宋時舊錄 天 錄 一卷中

之弱草同治癸亥問兵燹頻仍地當孔道蘇氏告王日寒素無酱且有 **瑯琊王姓號** 應雲 籍隸石埭年近三十早補博士弟子妻蘇氏才色顏 許成四藝饋遺綦厚及以藝呈師大奇之詢其由師日此有才不偶者 值轉徙武昌金口鎮資斧告罄飄零異地舉目無親不得已鳴鳴市上 此身相報願速行毋戀戀也王於是相向泣別走景鎮渡鄱榭訪友 **賊警請遊學為逃生計妄孤子一身叉無襁褓物萬一紅巾肆優辨以** 榻此室願分館徒之半以授君聊作一枝之寄何如王感謝唯唯施光 也招致之王乃備述飄流之苦鳴咽不能成聲師慰藉日君旣無依下 學伍子之吹驚矣至「書塾師他出其徒詢爲讀書子凂捉刀僅兩時 **雋體京兆眉織錦若蘭伉儷相得如漆投膠乃以並蒂之嬌花作寄生** 固亦無足怪者諺云一兩黄金四兩福豈虛語哉 歌在哲六年妻耗竟絶經謂蘇氏作古久矣一日館東為續絃計買

壺 天 錄 ■ 卷中 **夫要對面渺若何山某翁殆亦仿楊霁之遺意乎** 給之日前由牌洲來聞有一生係卿同鄉曷往壽之因瞻爐至金口積 **承爲不圖寫書復來會合他邦此天假之緣也樂昌破鏡不遇楊素雖** 度活暇軓訪於城市嗣爲聯媼探索係尋故夫者思韧之以貨賭人乃 棹矣時有鹽艘覓廚娘因得附之以達漢江岸有媒母蘇氏依焉縫籾 有少婦兇王署券王閱來歷嘿然無聲竟忽忽去館東怪之體至墊王 兩月杳無音耗飢不能堪願充執業役還又阻之遂冒稱寡媳濟實某 直洞賊腹卒免於難旋至湖口訪王蹤跡有識之者曰王已放鄂江之 遠遊慶被賊掳皆以計脫遁嗣以湖州兵 駁賊竄西江又為賊得乃給 此令王於胲中窺之果不誣遂出抱持大哭各斬哀曲先是蘇氏自王 俯首案頭涕淚潸然急叩其故乃知少婦即其妻也乃遺跡媚挈婦過 贼日白鹭宜淫未免羞人能以湫蒙面則可贼纔自簌蘇氏猝拔賊刀

之二子逃爲暫不負所託也生曰果爾則秦氏之恩人也賊竟掳秦子 乃叩其姓氏乃言姓嚴字虎臣家四川隨王雪軒中丞游幕於此賊以 均死則汝母何依是陷毋於死地也汝以二子幼小余當代爲照看生 以去次日嚴請於賊首遭二賊弁護送案母及生夫婦出城遂得奉母 免僅割其耳旣又掳其二子生復與爭賊怒甚短髮者復爲之請謂生 物並迫從行生矢志不屈賊欲斬之刃在頸矣旁有一短髮發代請乃 亦必死曷若父子均死以殉大義短髮者日子何見之迂也若汝父子 生理矣不如舍子而奉毋以避其鋒生日子 言良是但二子皆幼從去 日贼掳汝而不從余憐汝有老母故代請令掳汝子汝復不從全家無 **生概率毋遠冀滿眼兵戈雕為樂土遂閉戶以待俄有駁蜂至搜羅財** 案生某杭州睹生少孤力學性剛直事世以孝問辛酉歲學並陷武林 余為中丞所親信故重契之余亦不願久居此倘乘聞逸出將代携君

壺 **滬父子重逢詢知賊中情事在在調護嚴力居多但長子中途失散無 尚為賊據紆道而往資斧維艱迨斯省清肅事隔半年以外恐嚴他往** 家居建嶺世力穡腴產數千項樂善好施求無弗應年逾八十矣伉儷 白首齊眉致樂子若孫率皆婚娶向平願畢膝繞曾元蓋其五世同當 曾林立富貴壽考五福俱全尤古今所難得者斯省黃富翁籍隸奉化 **公藝九世同居萬石子孫皆貴固盛事也若汾陽晚歲時子塉團圖孫** 某者其亦濁世之錚錚而不輕然話者與 林購地卜葬而以其子嗣焉噫慷慨一時棄捐他日者何可勝道如嚴 可尋覓嚴時以不能保全爲恨嚴死殯於楊州生感其義乃扶柩至武 因託在楊相識者探之嚴已物故案子則寄養其友家徙上海生即赴 云嚴某現居楊州某處携得案某之次子在焉生欲赴楊時嘉朔一帶 往唐楼居焉癸亥省垣復生回里見有嚴某招帖係囑生領其子者略 録 卷中

**喀難矣** 滬上人少頴吳長身玉立頗頂才辯善屬文操觚立就不假思索年未 古云防口甚於防川以口過之易集也乃有因此而得擊報者周茂才 少留餘地有桃意者瞠目爭辯偏執一已之見雖娛厲亦不恤同難皆 紫如拾芥耳性復疏傲不偕流俗睥睨當世少所許可任意皆毀概不 冠補諸生里當斂以大器目之茂才亦長才自命抱負非凡軟韻取青 皆爾不能造編家累千金何碑於世無汾陽之造稲而欲享汾陽之闢 解壞迥出囂壓無懷葛天彷彿在羲皇以上過之者豔羨其盛以爲萊 悲豈盛極必衰理固然繁抑庸庸之輩不能常徼天幸而 竟其驅數要 者三十九人惟老伉儷惸然獨存向之懽然而樂者不轉瞬而悽憬以 衣煥彩玉樹聯芳此福之未有艾也詎料行勵相繼染病。未旬日而亡 者歷有年所食指雖繁親丁四十餘人向未分析象復精神豐礦所居

一側目視之一茂才固無容心也所為詩文情激賤賜酒酣耳熱且歌且笑 杭州曹柳橋博士弟子也年近八十精力健壯燈下能作蠅頭楷著述 數日學德以曹欠歲考四届並報捐訓導咨部革除矣中丞因節兩縣 器填未幾曹成一書说中丞鑒定曰三世聞見錄率皆幽冥果報事中 自新矣天下之負才好辯者尚不知競捫爾舌乎 乃杜門息。亥純口不談天下事並舉口學之報以鹹當世茂才誠勇於 蔑視當路:確貴温飛卿笑傲風流殆彷彿爲游京師無所遇秋風五戰 中丞於學政藩運司首府等有微詞焉中丞大異之方伯徑遙學憲不 丞意亦物。春之書題簽付之數月刊成後卷忽羅列官場事語皆推重 極夥惟性好大言人因以瘋子目之梅中丞撫浙時知者年宿學頗加 矣中年始舉一子晚景稍娛詎知曇花易敗逾年殤去茂才痛極思悔 仍數過珠於是藥經生業高臥烟霞無意進取而雌黃之口益無忌諱 天 錄 可卷中

幸免天殆亦相其瘋與惟仁和場鹽大使因此撤任曹又有大將軍之 號杭人撰一聯云曹將軍三字莫須有岡大使一官歸去來頗足解 欲補足當補其三所鉠者一文耳肆主即單之亦不值一嬚耳乃一則 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處家固然也即涉世亦何莫非然狂於爭氣往往 得禰宜然好選文字者盍以此爲鑒 要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所以避禍也曹恣情不諱觸怒諸當道 查辦曹以病重置之乃將手民治以罪曹亦以病竟卒華暮年華官刑 肆於市歷有年所忽有蟹浦人鄭某購一席飯納價尚短四蚨肆主竪 以微末之事或致亡身敗家者蓋有之矣寗波城內席店張鳩盛者殷 子姪素服詣該店索命一 固 不與一 未知也労觀者勸而歸抵家即臥牀不起未數日一號而絕其妻挈 則堅索口角喧然繼以拳歐鄭某以寡不敵衆竟爲所傷當時 切物件率行毁折店夥逃匿四散妻子遂邀 頤

壺 濟之才備宣室之間漢文知其才而欲磨鍊其才故未大用長沙乃痛 朱子家削云三姑六婆淫盜之媒誠哉是言也有浙人陳姓者父官於 量同也然則養氣之學其可忽乎 **童者年甫冠習帖括自命不凡有太阿出匣遠化長虹之慨乃以縣試** 哭流涕遽戕其生讀史者惜其才彌歎其量之隘矣由漢而降其有才 **資氣之咎在顧閱下民原不足論而養氣之學則士人讀書尤以此為** 其事甚愚矣是誰之過歟噫小則沈童也大則賈生也其才不同而其 無命有志無量如賈生者何可勝道不意於童子試中亦見之婁縣沈 第一義能讀書才必博能養氣量必宏二者不可偏廢昔買長沙以經 辭其傾產也固宜鄭某竟以一錢殞命尤可晒也貧氣者間之當何如 地甲剖腳焉噫店主以一錢故致人於死律以们仁由我之義罪無可 不錄即雉輕死一領青衫未邀被體三更白練斷送生機其志可哀也 錄 ▼ 卷中

茶價昂貴大發無算該氏見其誠實即以終身相託且言室有一妻賃 院落資本大折該氏見其憂思焦急慨以千金假之朱某復**整舊業**值 之瑞安縣人販茶至姑蘇久寓客栈遂與隣壁某孀婦相稔是歲茶價 之婦至於緘恨以死其爲報也亦所宜然如朱某者可鑒爲朱某者浙 也 無蹤跡噫引盜入室咎由自取故君子持家嚴杜邪僻者所以防其像 **賊據云同盜城中陳姓者賊首為瞽目夫婦二人陳知之遍覓瞽嫗已** 關魂不數日內宅被盜去物二三百金緝捕旣已乃泉鄉地保獲一土 關亡魂陳母惑之曾命關過一次嗣於某月爲其災冥壽期母又命媼 楊遂家爲居新城達士巷父旣沒孁有遺金一日忽來一晵嫗自云善 屋另居氏亦甚頗促裝有日氏先以包袱交某某檢視點係金銀頓起 見色思淫已膺罪 展況又昧吞財物始亂之而 終棄之者乃在於孀居

位延僧懴度羽士咒法迄無少休朱某四支潰爛一腿已斷又患肺癰 慘不堪回首朱某乃於各廟短貼黄紙硫文求胂懴佑嗚呼遲矣人之 症胸前洞穿一孔三子無故夭折妻妾則一**患虚癆一患瞽目報應之** 之置於擔之盲遂獨各鄉焉朱某既回家出婦貲購田置達股藥肆於 市一妻一妾甚裕如也一日坐樂肆中見蟹担上有傘巾二具異之忽 **兔苦事旣竣復夢該氏懇槜赴瑞以圖雪仇並晉雨傘手巾切勿残放** 獸贼曰如有沈宛不妨夢中訴我倘可為力當代為謀果夢該氏曲訴 早歸時迫昏黑遂借宿後中是夜乃懸梁自縊矣閱數年有凌姓平場 遍身寒戰坐立不安由是該氏之魂日在朱家肆開朱某會將該氏立 固密魂將依附於此行抵瑞色凌故遺傘巾於岸時有媼寶醃蟹者拾 人販茶至蘇亦庽此棧黑暗中時見人形或聞鬼聲嚶嚶啜泣因焚香 不良次早福舟獨行去如贞鶴矣該氏久候無信率隣媼訪賭棧則 天 錄 电卷中

衢而散佈高聲期唱邪音直達閨門字淺值廉毒手先加宣稚春意鏡 與夫干犯淫孽慘罹淫禍者業報固徵不爽而製就淫機誘啓淫念者 蘆之依樣醜聲播而家道乖中 背辱而 生計絕 自作學不可逭斯之謂 耳苟常有勸戒於前遏其邪阴堅其正性庶或返清凉世界不致沈獨 水歌春意鏡為最烈鹹水歌始於蛋戶腦及民居集惡語以爲文當通 冥誅更屬難逃近世倡淫之端指不勝屆而禍之大害之甚者則惟鹹 身所不可犯者也所奈庸夫不悟以暗室為可欺豈知妻女代價數商 萬端惟淫爲首古今來奇災橫禍多出淫亂之家蓋天律所必誅而終 **淫惡之罪爲禍尤烈亦有事後知悔而當境執迷不悟者少時性未定** 道昭昭能或爽乎故書之以爲昧良者戒 也嶺南華野山人有禁導淫說其略曰戀維人生三戒以色為先罪惡 無良竟至於此不有該氏之魂顯爲白訴則朱某之隱惡終不彰矣天

則邪黃精工窮形盡相羞顏可繪呼為南國住人妖態畢眞反謂西廂 穢跡汚言有傷風化遂致談閨閩者既日得於書者有之圖野合者亦 之不堅賣戲之玩法耳若於演戲之先先申淫戲之禁所演皆奸邪授 者無非年少意蕩心搖私懷傾慕於是邪思頓起邪辟隨成矣鹹水歌 故事甚至緋前不忌何拘夜部天明更將穢跡恣談恍若口傳心授看 心大而且久亦有官示森禁而積習成風卒難盡草原其故則仍持禁 者乎故自淫戲盛而人心愈壞亦自淫戲盛而女德愈衰其貽害於人 有聲無色春意鏡有色無聲導注之弊且尚若兹矧淫戲之有色有聲 倡女多由逼迫何以污爲其他春藥之合春意爲娛要皆學淫之方萬 日得於書者有之故淫書之焚亦不容緩至夫婦雖屬大倫尤宜知節 首忠孝顯名可以移風可以易俗功莫大焉推之南音小說總是無稽 不宜作倘獲收圖定當獲福嗟乎人生之初其性本善不幸而遷於惡 録 ▼ 卷中

他故逐去人言可畏問字無人陸某痛悔慙恨交加一病遂亡其子素 智錢菜來鴻一載迷戀烟花虧店貲落菜又靉括所有以供揮霍毋賢 女各一女方二八僕重某竊所繪春册引誘之遂私爲豈知無心插柳 柳竟成陰不逾時已孕母乃匿女他處產一女孩送諸育嬰堂僕則以 相見之者鮮不意奪榊鷺裝演成帙羅置案頭或即舉以贈友陸有子 皆五日一水十日一石遅延歲月不輕落筆也暇時喜作春册窮形盡 寫照椒能阿堵傳紳但家計豐裕不以筆墨爲糊口資踵門求費者率 吳下有陸姓者讀書未成棄而學繪筆墨戲妙頗得仇十洲遺法爲人 發菩提心具廣長舌意至深而文至淺實爲俗世人痛下針砭但不知 沈溺者閱之果能翻然警悟耶 回頭是岸免沈倫懋海之中迷陷者捷足先登爲指引迷津之筏山人 原非偏於爲惡習染旣久不覺其非所冀力爲整頓勿事因循遊業者

**賃屋於盛家弄焉生故有烟霞辉無賴子王某設煙肆於側盜衡對宇** 康一舉而兩得爲子盗圖之生從其言一是夜話稍慰觀愁無何生遘 朝夕過從王瞰其窘甚乃爲密計日窮途落魄鬱鬱居此非善策也令 **善丹青而描摹秘戲者慎勿博一時之悅目而貽後人之禍也吁可畏 耳某為太息者外之甚矣哉淫畫之害烈於淫書故受報也尤速世之** 女更黯然神傷泫然流涕曰此吾家所作之孽但未知此身如何結局 將妹院於靑樓得金旋揮去不半年吹簱乞食矣有識女者詢何至此 之反遭白眼乃遺貲有阪而愁壑難盈饔殡不繼母後去世計無出竟 自給夜即居停寒舍旣無租賃之費復無內顧之憂豈曰小補兼可小 子尚未雕乳哺尊閩以乳媼爲傭子可携去月俸豐厚先生日以賣文 浙西某諸生名家子也髮逆竄杭郡挈妻子二人跟蹌避寇轉徙上海 天 錄 1 送中 二十四

也 昭昭不爽凡乘危而 謀人資財者尚無寬典況妻子乎 甚哉淫 報之烈 故無家室擁婦抱子據爲已有居然吳越一家不爲怪矣踰年王自外 蘇郡某甲者富室子也年近而立終日烟花消磨歲月自遭兵燹家業 王自是遂病喃喃不絶口忽自批頰復以刀自爲聲割而死天道好還 歸中途恍惚遇生叱之曰待汝已久既佔余妻又專余子索汝有日矣 疾卒王為薄具棺斂婦德甚等丁孤苦無以爲家不得已依極於王王 事者名之日薦頭娘姨俗稱高一步蓋工價較大焉某甲妻貌頗美初 猶屢爲規戒甲不聽亦旣安之甲一日有他約黎明即出比歸入妻室 僕酷愛尤甚所謂搭雕娘姨者是為時不過年餘即復更換有專主其 稍落然嘴好頗夥禽鳥虫魚之屬荷足娛玩者無不羅致而於少年女 啓帳視之則空空如也始則驚懼繼思男長亦輕年俊俏者妻或與通

壺 乃至僕臥所窓隙窺之則綉鞋在焉甲於時忿火中燒欲毀門以進又 素懼內意欲藉此戲言得以已妻之虐施於其友友之妻屬於我或者 **磢白蘋風起倚窓眺 笠見岸傍兩人鬥毆扭結不解詢以何事則皆默** 稍勝於妻不至爲河東之吼也如期相易旋聞妻與友甚相得頗悔猶 酒之後又有所謂易內者亦一笑劇婁江客某歸舟行蕩口間紅雾花 **婦難計數矣吾僅後一人耳吾效汝所為汝不自實而實人乎甲語塞** 人者少相優長相狎日以戲謔為事戲謔之極遂謀互易其妻其一人 然也抵鎮入茶肆兩人仍爭扭如故詫異者久之旋有人議其事蓋二 天下交易之端凡物皆然未有以妻而 相易者不圖於齊慶豐易內飲 盗鑒之 事遂寢昔人云淫人妻女妻女淫人此說良不誣也世有漁獵女色者 恐腔張益無顏面乃隱忍回房妻亦即歸甲以不端實之妻云汝戀僕 天 錄 ▼ 卷中 二十五

之變翁不認壻情理所宜親誼旣窮往來亦絶案遂寢夫冰玉之喻昔 鴻上妻陳氏亦大家女也以羅八不歸竟有桑濮之約羅回家偵得其 為世之隱占便宜者戒爾 使出堅執不從乃執赴公堂各供前情一一不諱判日夫而典妻人倫 任處置之羅竟醫其妻一彈別鵠一遂求凰顥川東床之客至是而情 情函告妻父謂中非有玷醜聲四塞謀貨賭人陳某以女子出家從夫 風塵中為然也若在貞潔自守者斷不出此有羅某者家居甬東託業 商人重利輕別離此語近藍夫壻經商閏人寂守之苦琵琶另抱固亦 解云噫妻竟可易乎廉恥喪盡雠默默無言亦何益乎旣而思之實足 冀友之妻以 數情相抵不意友妻竟嚴拒不納焉故憤極相歐固結不 《謂翁壻問相親愛也今乃視爲仇譬壻固失翁亦未爲得也兩人之

**啓輪** 又復串許失財旣愧且憤遂自經死陳旣得貲復充欖頭爲往來過客 十千綠捆載而歸陳夫婦甚得計也婦追念數載矢身喪資後悔無及 **雇船抽用按船敛資大者數千蚨小者千數百蚨不等家遂裕牆室大** 之對承給於婦在再數年耗其資過半矣婦頗悔陳妻故知其事以食 謀賭裵口向與某婦繾綣者非貪其色利其財耳今靳焉必報之明晨 泰州北門外大毕為協鹽聚集之所有陳某者素無行亦無恆業家僅 **孟浪瓋足**資一時笑柄云 果往要率隣超等機至詬屬百端婦羞惭無地俯首願罰乃詐得錢數 余先往达率人繼至僞爲捉奸者彼墮吾術中當有獲妻諾之翌日陳 用出自候置不言一日陳又向婦稱貸以爲營運計婦靳之陳恨恨歸 一婦偵共降婦美而孀居且有餘造百方挑逗遂與私自是衣食飲博 天鏃 新亦自謂安樂所優游畢生矣不意回祿災至風烈火猛勢 一卷中

其財終復以財而逼之以死科其淫惡之罪是殆莫有加於是者福 **鞝淫 昭昭 不 歿 不過 遥速 之 間 耳 而 能 謂 天 之 慣 慣 乎 造孽 者 其 何 如** 受杖實且以房產抵所貸搞於是悚然而歎之曰宜哉旣食其色復利 **姜與通逾年復處其室外之妾生子女妾亦旋卒人亦不知其李代矣 資余錢余不實償也翁何必指房地以償我翁心固厚余不忍也家人** 不意翁之子隨賊投誠得武職回家訪知此事遂訟倪房產追回倪旣 以為誠感之爾惟垂淚而已未幾卒翁無妻僅一妾子文被據倪竟誘 **债主**至 翁牀前已不能語倪將僞契與閱翁但指天地及心倪**建**曰翁 曾貸某翁錢四百組翁有疾召之故不往間 翁疾革造偽契反以翁為 視四隣則固安堵無恙也而陳屋獨片玉不存陳夫婦亦兴葬其中焉 若燎原左右隣莫不震驚恐為鬱攸所及同為一炬火旣滅風頓止環 又某邑有倪某者性險而猾武斷鄉曲里人憚其威莫有敢與校者倪

一警懼乎

壺 省下城貧窘異常以歌曲爲餬口計妻某氏亦越郡人健婦也一日方 古今誕育之異無乎不有或詳感昴或紀徵蘭甚至雙生變產怪狀奇 孕於某月產一男腹猶膨睁痛楚呻吟一如未產隔 三日復產一男母 胞復與一兒同下墜地片刻始問哭聲審視亦一女也襁褓之需某無 日鬼夫妻多不育然猶常事也乃更有鼎足而三者會稽人魯某寫杭 子弟兄均無恙又變生之胎往往男則俱男女則俱女一男一女名之 形習聞者屢矣近亦有數事焉慈溪縣應姓娶媳兪琴瑟頗諧旣而受 其一男一女及產婦均安然云叉婁縣二十一圖鄉人名范蹟裕者 **鹽一兒視之女也時產婦昏昏眩暈而痛仍未止胞復未落又一炊許** 作晚炊腹痛甚方入房而呱呱啼聲一男下,矣宋炊許而胞胎未下叉. 力不能備衆隣相饋貽焉但以一婦哺三孩乳亦不敷昱晨後生女路 天 錄 ■ 卷中

男即: 家袖 足奇 弟子員先是父遠買外不歸娶同邑江夏女結褵二載即出 於壬午歲 中尚有橘核在 其 門戶出 想 某姓女年僅十三且在冬月生辰計不過十二歲足耳育一子泣喤喤 迷至 異 英物也滬 也然 所 周 周 产非人奇異百山 亦言是 生 巨橋 八惟謹 受孕成胎 一也但兩參鈉 此皆絪縕化生夫婦好合實有其事若夫夫婦兩 三月生三男皆完美如常兒哺乳飲漿竟無恙焉灟城虹 兩枚令妻食之同衾枕而去醒而異之旋孕積十月得 上諺云十三作娘天下通行可知事爲習見垂 **相與大異因以夢榮名之時人有戲周** 日亦同有是夢引生調父父掖其手而拳指始伸其掌 蓋亦儒 者則奇而幻矣鄉郡周生夢榮定海邑人曾補博 **弋堅握不開迫周生六齡父始捆** 家女而 者則又不能解 能檢束者也夫出月餘即夢其擁貲回 矣狱 源压 某妻孕十六月矣 生者呼為橘叟 載而 磐作母 地夢寐思 妻則操持 歸妻述 橋

蔣地無異常身驅肥胖兩目炯炯髭鬚皆有髮長過身曲祭生於上下 **敗进生並無屑脊攣腱之關臘然一段與所謂囫圇獨幅之背面人也** 學十月而生方以爲監擊物也及審視之無首耳目口鼻乃生於背四 之仇益深姑俟自難爲可越數山乃斃又吳淞寶山交界有村民崔姓 無不為其家欲惟斃之婦力持不可謂此必前生宠孽索債而來者斃 **盆胞中所产者特具周**目自首以下則儼然蛇也墮地後仰首蟠蜒見 入口不數日身亦聽長未幾亦斃視其狀如廟中所塑土地像點已寸 **家人以無生理置於門角暗處擬侯抛之野忽啞啞有煙復以手抓泥** 見人似笑非笑不啼哭哺以乳亦不食終日酣眠越六七日乳復不進 **聆長身長二尺八寸腹幡然鄉人以泥土地目之角直人某家固徹賤** 果體不詳述聚之杭城某成衣婦孕年餘方臨蓐殷敍漏一日夜甫臨 天 一級 卷中 **【氏年逾不惑孕過**期多月乃臨蓐產小蛇十一敗條蜿蜒陸續而 二十八

皆瑙氣 **方伯以某巡檢調爲一時謂方伯之公而不知實南瓜之力也或曰** 苦浅告兄時 南瓜代食買日僕辭去投兄所兄故在方伯慕友處服役以南瓜代飯 之審有自江右來者會某方伯以清脈經歸某巡檢姑蘇人缺瘠苦以 濟廉自矢爲官者所應然至於自名淸廉而妙語轉資笑柄者蓋亦有 **某映方伯朂以清廉不**得向小民需 方伯故啟手不敢爲非分一夕僕役無以爲餐蹇無升斗儲不得已以 可查可訪某年會署某缺即萬民傘德政牌皆係自備資斧的左右愕 知其何所感而成此胎異也大抵觀育之異鳥覆虎乳四乳八子之祥 **檢剩木肖南瓜形朝夕供奉亦可笑已同時又有候補者奉檄往署** 所召也若夫戾氣所觸則無奇不可有又何必以常情觀之哉 方伯僧過窓外竊聽之甚悉不數日有指名典史優飲 索某屈膝楊言曰 卑 城向係清官 出

然方伯塞耳而退妙語實足解頤噫徒博清廉而 秋水飛兒更畫舫錦帆之齊集看綉旗之飄嬎依稀擊楫人來聽畫角 指其尤精者錄之人集泰西境開滬北春郊試馬旣紅鬃碧眼以紛 賭賽之事原不一致至於使船如使馬此南方人之絶技也乃西人亦 者蓋不知凡幾縱能恪守官箴亦尸位素餐之官耳乃憤憒以此自鳴 恃也是猶燕雀處堂而偷安旦某蟪蛄吸露而 買豈知涉水竟激浪而如馳嗟乎地勢之限不足憑也天塹之險鳥 **欣然饒歌競奏敗則鬱若駭浪長吁南人雖善弄丹乃窒塵而** 是在先幾之士盜 仿而為之則又別開生面矣某目擊其盛曾作西人賽船記紀異景 **眞可晒已** 之凄淸彷彿從軍樂作眞吳下水婚之別調亦昆 **孙有道當知前事之師按此記婉而多諷慷慨移情** 罔識春秋矣安不应危 明教戰之遺風勝 無利澤及民者如 自愧 某 來 也 固 四 可

¥

会の日

皆彼國制式道鹽輛回滬衆日觀贈則無不大驚異焉蓋其極以玻璃 爲相以洋鐵爲槨重約千餘斤式如香案底有六是槨面有門可以啓 不如生女好此羡慕愤激之詞也乃近日婢女之值昂於童子殆有相 香山詩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少陵亦云信是生男惡 謂觀察平生本卓犖有奇氣全離死得此奇相奇人奇遇歸骨重洋可 閉揭而視之觀察固赫然在內也製極新奇誠中國亘占所未有人皆 鶴伯婁蓀觀察前與郭筠仙同作出洋星使駐札德京叛歿於彼棺槨 棺槨之制所以藏身也未聞有炫以奇巧者乃外來諸國則不誤然劉 爲者矣況不僅此者乎 於內地幅員之中竟使有鼓棹乘雄之樂辛有伊川之歎蓋於此存深 合者矣南昌有某年業買微有諮欲置婢供指使囑某媼覓之未幾媼 云無憾然按之古聖之制則失經矣姑識之以爲談助云 E 鈫 代日 ーナカ

壺 天 錄 卷中 **歐甲知騙局間賭燈盤亦佯爲錯愕言遇諧途者未暇細察耳始終推** 易而過越數日妻合婵洗濯中衣旣解則私處如蠶雄也而非雌也大 果構一女來年八九齡女父母亦至定值四十緡甲喜甚出銀書契交 南方為女之風何至今猶未革之哉吾願舉此告之 **設無可如何某二尹間之乃以七十千文購之去以無嗣息欲爲子故** 十餘孑然一身家赤貧且好飲日醉於市杖頭錢未嘗告匱客有怪而 群矣乃有智鳥獸之音無不畢肖則又奇矣章門有似瞽非瞽者年二 技藝關口 自食其力此亦常事耳至於以口技而得名者潴留仙會之 **耳某甲雖入騙中而固未損其利也究其質女之貴於男也遠甚矣彼** 問者曰無他能但善爲喉音百變不窮時有犬队於側令試效之隨聲 朝爲素雨暮爲楚雲送舊迎新此章臺之恒事也所謂情意膠游締結 相應竟不辨其誰偽誰真矣噫此其爲醉飽之道也技亦精矣

子武夫遊然風雅耀賞其藝者亦時爲傾倒管與某生狎某故高才俊 肥淚點熱難銷释燭酒波氷不到靈犀可謂情深似海矣午伶得詩呶 已午伶者楊州人幼依假母母故丹陽娟也午伶貌微黝而不頂時人 枕邊漏盡笑語詎問夢後歡殘虀鹽遂及壽傳誦一時都人士多輕鄙 聽温存但工悉索敬叔入朝之日例有珍瑰匈奴犯漢之年惟徵金帛 數百言生故獨於情不介於懷友人慫恿之始謝去報以書略云卿未 大怒韻使者日痴兒不解事一尺紙寍能當飽飯與耶抵警費之多至 見爲憾曾寄以詩和書寄之有句云珤艸有情天不死玉芝長飽夢能 **度曲隔簾聞歌一二遍即成誦灍綵竹果黍不差不喜恂恂士樂與賈** 戲以買南風目之性倜儻敏慧顧微不憾意轗相迕雖貴客不顧也工 經綿者特利其財 耳非真情也彼沈迷不悟者或且謀託知心亦可哂 土清 言雅致頗戀戀焉嗣午伶移庽白門生悒悒於懷每以不得時 相

師問日客笑我耶客选言日我得家信知進一兄故思之而喜也師云 匠不為拙工師教云大匡不為出江殼率則日穀卒客於是笑不可仰 日下面係某姪字樣上面案字無疑江南有山名秦山蓋言秦山之地 大隹大隹我年已 整六佾未有子聞子 言我亦有生子兆矣乃無他言 給某姪者也若云泰山下面應言子壻矣答忍笑而坐叉問一生讀大 忽讀泰字師怒日此乃秦字紅硃鎗攺汝獨不見耶客驚而詢之師則 哉甚矣色之誤人豈淺鮮哉 **耳其重總頭而輕情意固不足實獨怪某生何憤憤於始終而不之悟** 遇雨數十步外聞讀書聲入門借坐其師教書云秦山之於某姪學生 叉或有師教不立業院於燒者則皆足誤後生也客有途出大關中道 鄉曲塾師儘有胸無點墨識字甚寡茫然於訓詁句讀而踞坐畢此者 之遂無問津者枇杷花下非陽翟之車即叱唎之馬矣夫午伶一賊倡 天 除 卷中

曲 字既未圈破又絕際字爲句割去如此二字其他類此者不可勝言因 乃誤人子弟乎某乃瞠目大言曰此何說也子之師想嚴厲矣子即不 素情貌又柔懦徒不之畏終日無呀唔聲諸道或效優人演勵樂人歌 **瞰咤而已蘇州某老學究也設教於鄉聚徒二十人皆村野頑童某性** 糖師何往以作媒對酷年幾何以五十許對**語課餘何管則以遊紙鍋** 童也時一童方執卷誦日聖人之惡為惡而害民也驚起視之生上惡 滬上某以事赴浦東<br />
遇雨避一村塾中師他出村<br />
道十餘賭婚職來甚 耳若不聞旣無呵斥之聲亦乏夏楚之拍有見而謂之曰鬆懈如此無 日在此間何姓答云我父童老耕我即童姓也某乃悟師所舊以量爲 見案頭習字傳有名量金千者以其姓罕因日金千安在一生跳而前 誦終對且日師少時賣書筆爲業並外恆經歲今老矣故課讀耳某乃 或且捧書焚紙合掌誦經甚則彼此肆口揮拳構擎某則目若不見

暢其天明者轉珠智者轉愚且勿謂頑耍無益也演劇以啓其忠孝歌 **寄跡於此以圖衣食師道旣濫且雜特幸在鄉曲日與村夫牧暨爲偶** 老此乃所謂悞也子謬矣聞者以其嗣之强也亦不辯而去嗟乎縠以 紐於章句以五言八股爲梯榮之具究之名不成利不就而卒以學究 曲以導其和平誦經以致其莊敬較諸三行大學半本神童誨者,於於 物宜培其性誨人者宜適其天道子之嬉戲童子之天也約束拘禁不 能為聖爲賢亦可致富貴利達何至今求爲學究而 不得也吾聞之植 脯資不過十數金耳穆妄何足深實彼爲于弟之父者不思以重聘延 故無人發其獨耳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豈無崛起後生天姿卓異 養正聖功也擇師不慎貽 誤無窮慨自世道之壞人之無術無業者半 聽者藐藐教如不教者何如以不教爲教之爲愈也世有不明義理徒 者而竟誤於庸師之手亦可恨已在庸師苟且餬口萃徒數十人卒歲 尺 添 屬 签户

某公子者乃翁以甲榜起家出宰黔中歷任繁劇牽諱里居宦蠶頗裕 騙術百般未聞有施於家庭者意亦慳吝自守故即以所好騙之耳有 弟少小荒廢垂老無成者吾所見比比然矣故舉此數事識之旣爲爲 曲然也皆有通都大邑世族素封以情費爲至計以讀書爲末務使子 微詢之公子日吾家筦鑰姨娘主之吾禽猶未能取攜自便况吾聲無 **公子性灑落好交游顧酒食徵逐從未破慳囊友某窺其狀意若窘甚** 師者瞥且爲擇師者勸甚矣哉師道不立可概也夫 時盡集翁愕然猶以爲說嘏來也公子奉必服點前致詞曰母親不幸 名師而乃計較錙銖舍貴取賤無惑乎其所延者皆庸師也然不獨鄉 中年見背中饋乏人賴姨娘操勞主持內政中外井井下至臧獲交口 以度歲資公子領之時適翁甲子生日令公子密備華筵徧召親族后 名浪費何可啓齒乎某日是不難吾有一策君能依而行事成當酬吾

Ź

州之寒生是楊城中向有名財神班者皆乞丐類也始則在茶肆覓相 亦本於人情歟 八吾彀中哉故雖具悭吝之性亦樂而任其取攜矣固曰騙之奇也要 嫜姑焉姨娘喜出於外當即出實紋兩枚爲贊見禮嗣每月例以青蚨 乃排衣彈冠徐徐戴焉某乃隱蹤公子足曰事諧矣公子復奉鳳冠象 稱约允宜正位帷房榮膺恩詣以彰賢淑翁乃啞然失笑日虧汝想到 識人詐索錢文繼則在街市中相遇極繞不休凡有所得六率供其鴉 貧而無告遂為乞丐此常情也乞丐而變為訛酢幻相百端者莫如楊 為榮而為嫡子所抑者不知凡幾兹乃投其所好榮以正位亦安有不 子真惡作劇矣而老翁夫婦亦為之解頤云噫為人妾者無不以正位 十貫為子婦房中費他有所請亦無不唯唯後親友徽知其故謂某日 服致於姨娘詞亦如之交拜禮成公子偕婦長跪拜賀並高聲稱母親 天 錄 医卷中

**若覺云薄情旣不收拜奠禮一齊還我孝子乃對衆叩謝若輩云禮豈** 廚徐姓者遇有喪事設奠日此張十數人齊來拜奠強送冥餜盡以字 時值喜車臨門新人交拜此輩居中不聽邁索無奈如獸給之又有業 片之資速索詐無所又無恆塵於是遇有婚喪喜慶事者相率到門稱 以少爺稱之兇橫非凡兒事不濟遂將態前燭臺等件槍刼而出主人 紙裝盛包內時值午膳若輩居然高坐擾酒席食旣畢主人以冥餜退 數人者來**登堂質**喜主人與青缺毀十文未果其欲意必數百文始已 給養傷數千文方各散噫光天化日之中魍魎魍魎竟敗横行無忌何 家則爲害不淺舊城內有王姓者寒微于也屋僅數樣娶婦日有寒生 念而歐之張素有跛疾又誣爲腿傷俯伏極前若輩相爲堋比勒合徐 僅在叫首彼此喧簸內有張攀 歸 省本若 港中之雄伯也冒稱世襲咸 日寒生强辭索酢飽欲乃去公館閥閱尚不過門口哀告若在寒素人

1

雲莫自濕仙衣殷勤更把鳴琴撫廛壓鴛鴦廢錦機冠剪黃綃帔紫羅 **棠腕羞霞不覺傾倒迴舟過訪影娘喜曰傾慕已久乃幸遇耶即促開** 石榴花裏笑聲多一鉤冷霧懸珠箔百尺清潭寫翠蛾紅錦帳中歌白 輕壓遠山微畫羅金縷難相稱玉檻瑶軒任所依掩醉惟知弄花鈿行 筵備極欵洽生乃即席贈以集唐三首其詞曰賺得佳人出綉幃黛眉 體尤有夙慧偶偕二三知已放棹於七里山塘遂與影娘遇柳眉掩月 者幾忘爲風流淵藪時世梳妝也蘭陵夢生俗寓於吳工詩詞於香奩 人力補救者如校書影娘可概焉影娘者吳門人也喜讀詩每有會意 雪緑雲**鬟下送**横波知君也解相輕薄香炧燈光奈爾何蘭邁芬芳見 才子鍾情佳人薄命兩美必合自古已難此亦造化之缺陷有不能以 不畏法令至此即是亦風俗之變也闔閻受害庸有盡乎 天 錄 一卷中 三十四

抑 為計珍重 日幾樹 痴情乃不善爲之所 則日散場泊幻耳爐鏡條更恐無主名花 關隴之行影娘餞以酒 幅書想見其丰韻 幽閒 不似庸脂 後日往教之影娘心領神會不半載居然擁髻微吟矣有記其贈生詩 **叩日雖喑之惜未解音律耳生日暇當爲卿指示勿急也盡歡而罷嗣** 玉姿鳳於瓊粉白於脂乍啼羅袖嬌遮面貪弄金梭懶畫眉綵扇紅絃 栩 住人 諷 権 詠 映長製弱袂動參差請君細看風流意休話如阜 一命薄固如 垂 不去口 ini 楊繞綺疏當年猶億墜鞭初門前如市心如水只索蕭郎尺 別後此遂不知若何嗚呼情之所鍾正 且日得君此作足爲字端端解嘲矣夢生日卿亦工詩 是耶噫傷已 坐 使絕俗之質不獲妆於泥館豈固好事多磨耶 相對決瀾 不能道 俗粉專博經頭錦也居無何夢生有 易遭攀折奈何夢生亦無 語間別幾何時 在我輩夢生徒賦 笑時 以一 影娘得 年 對 可

**譜瓊燻明月短長橋其四云遊仙夢夢入畫闢中人帶夜闌私語處卿** 春風楊柳秋雨梧桐長夜懷人此正無可奈何時節也而況珮瓊駝杳 輕泛小蓮舟其三云游仙夢夢記拍春潮簾捲珍珠人半睡阿誰爲我 羅香其二云遊仙夢夢過曲江頭江上琵琶聲欲歇月明如水豁雙眸 慳已耳歲月悠悠雕懷渺渺撫今追昔惻愴無聊爰塡夢游仙四章其 所並梗聲問吳固純謹待人以信所思不見亦惟有廢然思返自慢緣 不意當場變局平地風波鵠兒陋吳爲寒舍生終乏鶴樹伺隙藏妓他 爲百年之約於以訂方且謂神仙富貴都有因緣天上人閒永無離 扇舞衫雙饒風格始也萍根花片偶爾相逢繼而柳轉驚嬌竟然契合 才高叔賢神清伯輿情重薄游於珠海上有名妓阿憐者色藝絶佳歌 狐館形單更復離能遭此吳生秋藥順邑中膠庠士也五陵年少二酉 一云游仙夢夢入藕花鄉還似舊時流覽處西風庭院夜初長人語綺 天、錄 卷中 二 十 五

其抱恨於後曷若絶跡於先不亦無此恨耶鑩情者慎勿自取於恨也 蓋女家以壓綠爲業求售級來者隱寓標士意女母已老見生丰神俊 **簪金步搖容華絕世綽約如仙生迷惑依戀幾忘返焉他日飲周 聖寺大士誕日游女如雲生僧友周生往爲見有一垂磬女衣藕色帔** 可 飄客鶯花寂寞一場感舊千古同悲獨蘇歌之陳跡又將重見於今朝 秀家世閥閱乃自陳馬姓吳產恃弱女刺綉爲食女字翠娥解韵語性 痴呆木立周日咫尺紅牆吾作蹇脩何如生額之閱日以購女紅訪! 東有小圃與群閣鱒比臘犀半啓雲鬢依稀驚視之即前意中人也生 **吉生如愚山左人故家子也性曠放而家綦貧遊幕崤江邑之東**有崇 如花片我如蜂 也要之靑衫濕淚紅豬鳛魂恨人恨事如吳者亦無可如何者已然與 **笑偶相逢風流蘊灩情旨遙深讀之者無不歎風月** 生宅

翼之 鵝不足以喻其樂也 無何居停 遷 隨山力邀 生往生辭不得已乃 然旣通款曲兼設盟暫遂在再接同心焉由是蹈隊輙往比目之鱗比 詩喜日事諧矣會女之母姨壽母往慶於鄉生偵之確徑達娥所娥愕 柔情 髫斷腸玉京雲外隔何處覓瓊漿女反覆吟誦答以詩日舉麼雙 **遙接娥有心腹婢阿賢者生以重賂邀之以一詩託寄日一槐傾城質 鈎閥響蘭縣流芬女在簾中**祭注尤濃生知母女**意屬**發漸往來兩情 高傲暂世無梁鳩不適人周乃以生挑之母曰果如那復何言於時竸 在多有始亂之而終棄之雖屬勢所使然亦曷若慎之於始哉清夜捫 與娥話別娥日往日之暫言猶在耳君來固可圖白頭僧老否則繆佛 眉恨萬運妝成猶對鏡中容料無金屋酬虛頗慚愧垢臺月下逢生得 玉山農有翠娥傳旣詳且殼此特其魯耳要之紅粉多情文人稱倖所 長齋以了除生他非所堅耳生慰詞百端而去嗣後遂絕無音問云羣 天 蘇 電 卷中 三十六

之短楚 爾勇冠千軍風流自命歐樂相尋琴婉為辭之來者勃然變色大有不 **靡態以故門敲白板訪艷有人而窓掩青樓眠香無客落花燈溷鍕以** 蜂烟花弱質沈苦浔以難回歡笑迎人背狐燈而暗泣盈盈無主瑟瑟 牧始得起死回生來省乃悄然而 遁嗟乎蘭有香兮招曦杏有色兮聚 夫 游 非 無 二 三 知 已 當 死 生 呼 吸 之 際 竟 無 一 人 作 護 花 鈴 也 亦 可 堪憐倚琴偎紅者宜 作鴛鴦暫不休之意琴則懼惱莫釋吞芙蓉半熟季小蠶識事速爲解 失身為恥雖矢志從良深恐所適非人又致終身抱恨鬱鬱終年因循 不果一日 能無歉然紅頭薄命今古類然而在青樓爲尤甚校書資琴者江 亦可謂鄙恭之夫豈復知憐香惜玉極意温存哉獨惜琴與士大 也性亢直向俠氣行歌吳越與士大夫游高自期許不屑爲隨 有叩門來者赳赳武夫也誇其門第日諸城日新安功高百 如 何用情製貼乃以枕戈倚馬之威肆煮鶴焚琴 北

葉時以此**聽之假如萬木戰秋也蜜蜂棳探細惑以此聽之儼如**萬 此各在線端問答如同面語雖十餘里之外皆可聽得明白較之電線 行棧傳信先向線端報知公司済此處之線與別家線頭牢牢接定彼 所未曾聞者皆能入於耳而會於心即小而極之流光所過亦聽之有 肆者月灶心迷十色五光莫窮其妙如所謂顯微鏡者則視小可以使 食夠也膚革中之血流行不息以此聽之儼如為派潮迴 也舉凡前人 日德律風以線端向耳邊聽所傳之語一一不爽現在美國牛豹城設 大千里鏡者則視遠可以使近焉此人所共知者也乃有傳語之器名 四人所製之物皆極奇巧自創自鳴鍾而後爭奇門勝靡一而足游其 一公司商人家帳房各設一具其總線則在公司處如各商欲與銀行 覺便捷也又有一物名爲馬割風則聽小可以使大如微風吹動 天 i F 馬

擊鼓船有打掉板散梆子盤有抽月琴拉胡琴彈琵琶燈八音迭奏恍 內為錢其中有銅轉於銅曲銅刺諸式觸其機有吹笛蹙有品鮹聲有 花齊放極向背低昂之致發其機則瀑布爭流戰樂往來羣鳥飛鳴鳴 **琉璃 其中花有有樹有石有艸 育苔有瀑布有 細蝶有攀鳥 細視之萬** 為得用惜無有明之者又有名為花鳥箱者長二尺有奇高如之單以 鐵也以最細打鳥彈擲於板則雷聲豐隆不絕於耳按此物於醫家最 擊則雖小火輪舟不啻爲試以香粉撒於地則又似大雨之零於馬口 小螺瓣釘滾於板上則如礙兵之以彈子彈人也以無指甲之指尖互 者咸往聽爲如以乾散羊臺拖於板上則如鐵匠之以銼刀銼鍋也以 擊則如儆之大聲齊放也聞小時長喪中淅淅之聲則如趙鐵齒輪相 **聲於是偏厲上洋之西人仿其法而造之聽時並以德律風傳聲好事** f 鼓翼引吭與英無異又有謂大八音風者與衣箱等落之

拉 質層 所禁令也四海通商各門奇巧駭人聽聞深識者於此有世道之憂矣 如有十數人彈唱爲奏曲凡十有二調工尺別然板眼非然更似有美 所以明有尊也一二品者全紅三品用紅加錢黑細邊四五品亦用 安得廓而清之仍返乎渾噩無奇之世哉 人之歌聲焉價頗昻有予以洋蚗二百尚不願售云赋奇技淫巧古聖 論品級概用全紅相沿成習不知其何所本也庶民亦復濫用其預 國家典章之設惟名與器不可以假故雖風兇一事亦以顏色判等威 全紅者豈非僭越之甚哉然亦無人顧問焉所尤幻者松江府城中崇 則 禮法者或用紫色或用盛色猶可言也若所謂玫瑰紫者與爽緑相惡 則全黑此雖一定之制竟不服用惟州縣營汎監視行刑用之然竟不 加鐵闊黑邊六七品項用黑邊闊紅八九品項亦黑邊則細紅庶民 天 可晒此等顏色能作頂上圓光耶近日上洋無不風兜而 泳 ■ 卷中 11無不 汨

請給賞錢法師怒曰無錢衆曰旣無錢則將風兠馬掛借與我等穿戴 妄在土庶猶干 例禁彼登壇作法羽衣之流乃亦事此華美耶共逍孱 耳遂羣起扯之粉碎法師倉皇遁去不復前之衣冠齊楚矣噫名器僭 風地穿舍猢猻馬褂一日行經府署皂役見之爭向言曰法師大老爺 有火紳廟住待道士名曰保瑞 也宜哉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故君子慎之 與其師福中皆法師 也保瑞亦戴全紅